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四十

宋 李燾 撰

仁宗

慶歷三年三月戊辰朔詔刑部大理寺以前後所斷獄及定奪公事編為例王子融傳判大理寺建言法寺讞疑獄前此猥多艱於討閱乃取輕重可為准者類次為斷例當即是此事也子融前月已除待制知荆南更考之

壬申御延和殿閲衛士武技

乙亥交州獻馴象五

乙酉右正言直集賢院田况言西界遣賀從勗等持書至闕將許入見自昊賊叛命以來屢通書今名分未定若止稱元昊使人則從勗未必從若以偽官進名則是朝廷自開不臣之禮宜且令從勗在館而就問之

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兼樞密使呂夷簡再辭位帝御延和殿召見敕乘馬至殿門命內侍取杌子與前夷簡引避久之詔給扶毋拜戊子罷相為司徒監修國

史軍國大事與中書樞密院同議附傳云夷簡再辭位薦富弼等數人可大用正傳已削去恐夷簡未必能薦弼也今從正傳戶部侍郎平章事兼樞密使章得象加工部尚書樞密使刑部尚書同平章事晏殊依前官平章事兼樞密使宣徽南院使忠武節度使判蔡州夏竦為戶部尚書充樞密使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賈昌朝為參知政事右正言知制誥史館修撰富弼為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弼以奉使昌朝以館伴有勞故俱擢用之弼辭不拜此據富弼敘述前後辭免恩命辨讒謗劄子

辛卯加樞密副使保慶節度使王貽永為宣徽南院使樞密副使刑部侍郎杜衍為吏部侍郎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王舉正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任中師並為給事中時呂夷簡罷相輔臣皆進官侍御史沈邈言爵祿所以勸臣下非功而受則為濫今邊陲屢警未聞廟堂之謀有以折外侮而無名進秩臣下何勸焉邈弋陽人也

癸巳侍御史魚周詢為起居舍人職方員外郎王素為

兵部員外郎太子中允集賢校理歐陽修爲太常丞並知諫院周詢固辭之以太常博士集賢校理余靖爲右正言諫院供職時陜右師老兵頓京東西盜起吕夷簡既罷相上遂欲更天下弊事故增諫官員首命素等爲之朱史修傳云吕夷簡罷相夏竦除樞密使既除復罷更用杜衍又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收覽一時名士增諫官員而修首在選中按修除諫官時韓范富俱未入也據晏殊傳修乃殊所薦朱史誤矣外人籍籍言皇子生將議大赦進拜羣臣官及賞諸軍素上疏言方元昊叛契丹多所要求縣官財用大屈謂

宜惜費以寬民力且將士久勞待賞而臣下乃坐享無窮之奉皆非所以為國計也其議遂格按是年無皇子
生而素附傳及王珪誌素墓並載諫疏附傳又即于拜諫官時載此未必在此時也今姑從之仍稍顛倒其辭庶不失事實是年張修媛實生女幼悟但不知是何月五年四月卒才三歲或所稱皇子當作皇女更須考詳仁宗慶歷中親除王素歐陽修蔡襄余靖為諫官風采傾天下王公言王德用進女口事帝初詰以宮禁事何從知公不屈帝笑曰朕真宗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舊豈他人比德用實進女口已服事朕左右何如公曰臣之憂正恐在陛下左右爾帝即命宮臣賜王德用所進女口錢各三百千押出內東門訖奏帝泣下公曰陛下既不棄臣言亦何遽也帝曰朕若見其人留戀不肯去恐亦不能出矣少時宮官奏宮女已出內東門帝動容而起此據邵博

見聞後録

當考之

甲午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富弼改為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弼時再上章辭所除官曰臣昨奉使契丹彼執政之官漢使所未嘗見者臣皆見之兩朝使臣昔所諱言者臣皆言之以故得詳知其情狀彼惟不來來則未易禦也願朝廷勿以既和而忽之臣今受賞彼一旦渝盟臣不惟蒙朝廷斧鉞之誅天下公論其謂臣何臣畏公論甚於斧鉞願收新命則中外之人必曰使

臣不受賞是事未可知其於守備決不敢懈弛非臣務飾小廉誠恐誤國事也上察其意堅定特為改命焉

丙申詔太常禮院諸小祠獻官皆常服行事不合禮文自今並服四品以下祭服若非時告祭用香幣禮器者亦如之

是月上令内侍宣諭韓琦范仲淹龐籍等俟邊事稍寧當用卿等在兩府已詔中書劄記此特出朕意非臣僚薦舉又令琦等密奏可代處邊任者琦等言元昊雖約

和誠偽未可知願盡力塞下不敢擬他人為代據韓琦家傳內侍姓名李元亨范仲淹集內侍姓名陳舜封云候邊事寧日當除兩府龐籍范仲淹韓琦同被密詔據記聞乃籍自言不得內侍姓名今附見

詔權停貢舉

夏四月己亥資政殿學士富弼言令元昊遣其偽官持書欲議通好而外皆傳言元昊未肯稱臣昨聞傳宣下西人所過州郡加迎候之禮又令逐州通判就驛燕勞待之太過深恐其後難為處置失中國制御四方之術兼聞西使之來蓋聞契丹所諭元昊既稟畏契丹則朝

廷可且持重縱使其議未合亦有後圖大凡制事在乎初初若失宜後難救正今日又聞西使入見賜予甚厚既許其僞補之稱則元昊自謂得志臣去年使契丹與館伴劉六符語將來若使元昊復稱臣則本朝歲增金帛之遺初既不避此名今又未即如約枉受前恥而不獲後效甚可惜也今朝廷過有許可所憂有二事若契丹謂中國既不能臣元昊則豈肯受制于我必將以此遣使來未知以何辭答之若契丹謂元昊本稱臣於兩

朝今既於南朝不稱臣漸為敵國則以為獨尊矣異日稍緣邊隙復有所求未知以何術拒之臣曉夕思之二者必將有一焉不可不早慮也

庚子詔審官院吏部流内銓選人有同居之親在川廣者已許免遠官自今仍須召保官二人乃聽施行

壬寅上封者言竊見近日臣僚將所上封章書疏令人鈔録出外及密遣浮薄之輩傳誦稱揚務取巳名欲彰君過朝廷累行戒告終未遵依扇成澆風無益聖化大

抵為臣事主之道必敦忠厚靡尚激昂儻惟節行之自存豈患功名之不立苟虧祗戒固有典章乞曉告中外更有違犯察訪得知重行貶降以勵衆多從之仍令御史臺牓示朝堂此據會要當考上封者姓名

癸卯著作佐郎簽書保安軍判官事邵良佐假著作郎使夏州先是良佐與賀從朂詣闕館於都亭西驛承受使臣取元昊書至中書樞密院諭從朂以所賫來文字名體未正名上一字又犯聖祖諱不敢進却令賫回其

稱男情意雖見恭順然父子亦無不稱臣之禮自今上表只稱舊名朝廷當行封冊為夏國主賜詔不名許自置官屬其燕使人坐朶殿之上或遣使往彼一如接見契丹使人禮如欲差人於界上承領所賜亦聽之置榷場於保安軍歲賜絹十萬疋茶三萬斤生日與十月一日賜賚之許進奉乾元節及賀正其緣邊興復寨柵並如舊仍命良佐與從勗等同往議定以聞　詔天慶等五節自今流以下罪聽決之

甲辰以陜西四路馬步軍都部署兼經畧安撫招討等使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韓琦范仲淹並為樞密副使知永興軍資政殿學士給事中鄭戩為陜西四路馬步軍都部署兼經略安撫招討等使駐軍涇州琦仲淹凡五讓不許乃就道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富弼言臣伏聞近降勅命韓琦范仲淹並受樞密副使仰認聖意只從公論不聽讒毁擢用孤遠天下之人皆謂朝廷進用大臣常如此日則太平不難致也然議者惟

云進用大臣雖則美矣其西寇未殄亦須藉材若二人俱來或恐闕事羣論皆願一名召來使處於内一名就授樞副之命且令在邊表裏相應事無不集以臣慮亦謂羣衆所説甚得允當然近日或聞有異議者謂樞密副使不可令帶出外任恐他時武官援此為例深不穩便此乃横生所見巧為其説沮陛下獨斷之明害天下至公之論自謂立此異議者必知韓琦范仲淹以西事方急堅辭此職既未肯從命而來又不令帶出外任是

欲惑君聽抑賢才姦邪用心一至於此況先朝累曾有大臣帶兩府職任應急出外事畢還朝不聞後來有武臣援此為例臣願陛下無信異説專采公論一名召來使處於内一名就授樞副之職且令在邊或二人一歲一更均其勞逸亦甚穩便内外協濟無善於此如聞韓琦范仲淹已有奏報以西事未了懇辭恩命朝廷乘此處分深合事宜臣不勝懇切之至　陝西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吴遵路知永興軍陝西轉運使

起居舍人孫沔爲天章閣待制本路都轉運使　録大名府涇城縣尉東方朝宗兄辛爲登州黄縣主簿從子友之爲郊社齋郎以朝宗與賊力鬬而死也

乙巳樞密副使吏部侍郎杜衍依前官充樞密使宣徽南院使忠武節度使夏竦赴本鎮先是以樞密使召竦於蔡州臺諫交章論竦在陜西畏懦茍且不肯盡力每論邊事但列衆人之言至遣勅使臨督始陳十策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至軍變又元昊嘗牓塞下得

竦首者予錢三千為賊所輕如此卒於敗喪師徒略無
成效今而用之則邊將之志怠矣且言竦挾詐任數姦
邪傾險與吕夷簡不協夷簡畏其為人不肯引為同列
既退而後薦之以釋宿憾方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
不盡忠之臣何以求治侍御史沈邈又言竦陰交内侍
劉從愿内濟險譎竦外專機務姦黨得計人主之權去
矣其言尤切會竦已至國門言者益急請毋令入見諫
官余請又言竦累表引疾及聞召用即兼驛而馳若不

早決諫必堅求面對叙恩感泣復有左右為之解釋則
聖聽惑矣御史中丞王拱辰對上極言上未省遽起拱
辰引上裾畢其說前後言者合十八疏上乃罷諫而用
衍代之此段當廣求臺諫章疏一一出其名姓乃善石介聖德詩云用御史中丞拱辰御史平諫官修蓋席平也平尋以不才逐獨能言諫可怪也況邈所言凡十一疏追諫勑而正傳云十八疏今從正傳御史平據邈傳拱辰引帝裾據劉摯所作拱辰行狀
丙午以右侍禁蒙守中為大理評事守中本乾寧人景
德初陷契丹嘗舉進士及第歸朝補右侍禁監和州稅

至是自陳不願為武史故改命之

戊申契丹國母遣歸義節度使耶律希烈威衛大將軍馬貽教契丹遣朔方節度使蕭日休鄜州觀察使趙為節等來賀乾元節

呂夷簡既罷相命其子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公綽為史館修撰公綽以夷簡雖謝事猶領國史固辭修撰之命己酉命公綽復直集賢院　著作佐郎館閣校勘蔡襄為祕書丞知諫院初王素余靖歐陽修除諫官襄作

詩賀之辭多勸激三人者以其詩薦于上尋有是命此據記聞

丙辰遣官詣五岳四瀆祈雨

戊午權三司使龍圖閣直學士禮部郎中姚仲孫知蔡州戶部副使兵部郎中李宗詠知徐州戶部判官司封員外郎李鉞知相州並坐不覺察省吏崔班等偽為使副判押文書以規取商人財物也仲孫傳云西北備邊募兵益屯及賞賜聘問之費不可勝計仲孫悉心移度雖病未嘗輒廢坐小吏詐為文符出知蔡州桉小吏敢詐為文符仲孫何悉

心之有今不取

乙未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兵部員外郎王堯臣為戶部郎中權三司使事堯臣始受命言於上曰今國與民皆斃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因請自擇僚屬上納其言堯臣果以治辦聞是歲堯臣取陝西河北河東三路未用兵前及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數會計以聞寶元元年未用兵三路出入錢帛糧草陝西入一千九百七十八萬出一千一百五十一萬河北入二千一十四萬

出一千八百二十三萬河東入一千三十八萬出八百五十九萬用兵後陝西入三千三百九十萬出三千三百六十三萬河北入二千七百四十五萬出二千五百五十二萬河東入一千一百七十六萬出一千三百三萬又計京畿出入金帛寶元元年入一千九百五十萬出二千一百八十五萬是歲郊祠故出入之數視常歲為多慶歷二年入二千九百二十九萬出二千六百一十七萬而奇數皆不與焉以此推之軍興之費廣矣

庚申鹽鐵判官司勲員外郎呂紹寧為淮南轉運使紹寧至淮南亟上羨錢十萬諫官歐陽修請却所上錢并治紹寧掊斂之罪以戒姦吏刻剥此據歐陽修諫疏其從違當考

壬戌發康定軍粟以濟饑民

呂夷簡雖罷相猶以司徒預議軍國大事上寵遇之不衰於是諫官蔡襄疏言夷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累至夷簡家諮事又聞夷簡病時陛下於禁中為之祈禳錫與致多眷注無比臣竊謂兩府大臣輔陛下以治天下

者今乃並agent受事于夷簡之門里巷之人指點竊笑案夷簡謀身忘公養成天下今日之患陛下即位之初夷簡即為參知政事遂至宰相首尾二十餘年所言之事陛下一皆聽信而施行之固當敦風教正庶官鎮四方安百姓而乃功業無聞但為私計執政以來屢貶言者如曹修古段少連孔道輔楊偕孫沔范仲淹余靖尹洙歐陽修等或謫千里或抑數年或緣私恨假託人主威權以逐忠賢以泄已怒殊不念虛受惡名立性不臧欲

人附己見為介特而自立者皆以好名希求富貴汙之善人耻此往往退縮以避好名干進之毁是以二十年來人人不肯尚廉隅厲名節淺者因循闒茸深者靡惡不為都無愧恥但能阿附朝廷節悉力護之使奸邪不敗寖成此風天下習以為俗以逐利為知能遠勢為愚鈍廢廉恥之節成奔競之風一恩之施皆須出我門下或先漏露其事使人預知或先抑其事後與行之若不可行者小則歸怨同列大則稱奉聖旨文武銓院冗官至

多而不曾裁損竒材異績不聞奬拔貪墨昏耄之人曽經免罷責罰及來雪理務施小恵多與收録貪廉混淆善惡無别自闗陜兵興以來修完城壘饋運芻粟科配百端悉出州郡内則帑藏空虚外則民財殫竭嗟怨嗷嗷聞於道路不幸有水旱之災其變不可量也葢由不選材賢充三司使副發運轉運使非其人但務收取人情用爲資歴纔至數月即又遷移循環奔走日求升進欲以興財利寛民力其可得乎夷簡當國之後山外之

敗任福以下死者數萬人豐州之戰失地喪師鎮戎之役葛懐敏以下死者又數萬人廟堂之上成算安在西師敗没之後契丹乘隙遣使入朝輙違先帝之盟妄請關南之地歲増金帛竟二十萬而猶勒兵壓境堅求納字凌脅中國大為恥辱度其禍患譬若疽瘡但未潰爾夷簡出入中書且二十年不為陛下興利除害苟且姑息萬事墮壊如此今以疾歸尚貪權勢不能力辭或聞乞只令政府一兩人至家商議大事足驗夷簡退而不

止之心也伏乞特罷商量軍國大事庶使兩府大臣專當責任無所推避甲子夷簡請罷預軍國大事從之

襄又言伏見陝西路招討使韓琦范仲淹等各除樞密副使並以西寇未寧懇辭恩命朝廷再賜手詔督令赴闕臣竊料琦等必再有陳論辭讓於未決之間而異同之說有三焉曰使琦仲淹偕來也曰一處乎内一處乎外也曰皆留在邊也使之偕來此朝廷本意蓋陛下推獨斷之明採至公之論以二人久處邊陲詳知本末致

之竊宥思有變更將以來破賊之計爾然論者之説曰邊臣最苦者奏報文字或有稽緩或即裁制動不如意所以久無成功今得邊臣而任之則細大可知表裏相應也用兵不勝由軍制未立無部分統轄之法若不更變未見可勝之期今得邊臣而任之可責以更變之術所以宜一處乎内也西寇雖已請盟而戎心不可倚信琦等素習兵事上下之情通浹今盡還朝新帥鄭戩山川之險易未知軍旅之部伍未練若賊乘我機便忽有

奔突必難制禦此所以宜一留於外也曰皆留在邊者此沮抑之論也惡琦仲淹者若於陛下前百般毀短之陛下必不信矣若稱其材德而言之陛下不得而疑也必謂仲淹等威名已著羌戎甚畏今將去邊必有侵擾臣謂不然仲淹作招討使羌戎既畏其威名今在樞府正議兵謀其畏必甚若謂關中民情素所倚賴今既還朝衆失所望臣又謂不然在陜西民既倚賴今在樞府必陳利病而行之所頼者愈大以是校之情偽甚明然

或者謂二人孰宜處於内外以物議言之二臣之忠勇其心一也若以材謀人望則仲淹出韓琦之右處内者謀之而處外者行之故仲淹宜來琦當留邊於理甚當其韓琦范仲淹伏乞朝廷不聽辭讓各受恩命上以明陛下任賢之堅意下以協衆庶之公論也

乙丑詔如聞天下科役不均其令鄉村及坊郭户均差率之

是月太子中允國子監直講石介作慶歷聖德詩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四十一

宋 李燾 撰

仁宗

慶歷三年五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楊崇勲為左衛上將軍致仕初崇勲判成德軍而部民行賂於其親吏任昭敏李咸新使告其子内殿承制宗誨求免所犯罪事覺宗誨等皆編管諸州崇

勲并坐責崇勲初猶為宗誨營奏既逮捕宗誨崇勲又簒取之監察御史趙祐言闕庭至近崇勲恣横如此臣聞制使李宗易有奏報繼遣种世材就問崇勲但卧閤延制使入云不合鹵莽臣請選使臣以禁兵送崇勲就對或以其嘗官樞府務存大體亦望與一散秩許令致仕上深然之祐滏陽人也此據晁補之所作墓誌六月壬寅祐出知州避貫昌朝執政之嫌也仍不廢言事當考

己巳司徒吕夷簡請罷監修國史不許又請罷所給俸

料諮給宰臣俸料之半　罷屯田員外郎凌景陽昭信節度掌書記魏廷堅鄭州觀察推官夏有章召試學士院初晏殊夏竦呂夷簡各薦景陽庭堅有章既得旨召試而諫官王素歐陽修言景陽結婚非類有章嘗坐贓而庭堅亦有踰濫之罪故皆罷之歐陽修從諫集景陽已就試改一官知和州餘並罷今從實録

庚午御崇政殿録繫囚命侍御史沈邈等分詣京畿及三京其諸路即委轉運使提點刑獄官親行疏決雜犯

死罪以下遞降一等杖以下釋之

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乏軍儲大臣以為憂樞密副使范仲淹言國子博士許元可獨倚辦辛未擢元江淮兩浙荆湖制置發運判官元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吾不信也至則命瀕江州縣留三月糧餘發之遠近以次相補引千餘艘轉漕而西未幾京師足食元宣城人也仲淹二奏或可刪附

壬申罷户部判官工部郎中王球知懷州諫官余靖言

球被疾不任事也

癸酉命御史中丞王拱辰知制誥田況與三司同議減放州縣科配　詔宗室女從夫任外官者毋得私至京師右侍禁王世卞娶宗室女晉安郡君為鄭州兵馬監押既從至官而輒私自歸為有司所劾故條約之

乙亥忻州言地大震上曰地道貴靜今數震搖得非兵興民勞之象乎宜詔本路轉運經略司安邮百姓毋得輒弛邊備　鹽鐵副使司勲郎中林濰為少府監知滑

州初入内都知張永和建議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助軍費事下三司三司使王堯臣持不可永和密使人致意曰公能行此則大用矣明日入見具為上言因曰此衰世之事唐德宗所以致朱泚之亂者非平時可行也濰畏永和勢助之甚力堯臣奏罷濰以河北轉運使工部郎中直史館張昷之為鹽鐵副使議乃定

丁丑詔河東義勇兵願隸諸州就糧神虎宣毅禁軍者聽之　又詔諸路配役人在疏決以前者並釋之

戊寅勑三司官吏曰經國以財為本而三司紀綱不振久矣今邊隅未靖用度甚廣軍資所急民力重困其務協心營職無或因循以踵抗弊本志誤以此詔繫之二年四月議減浮費下今從實錄

先是諫官歐陽修既受命首建議天下官吏員數極多朝廷無由徧知其賢愚善惡審官三班二部等處只是具差除月日人之能否都不可知諸路轉運使等除有贓吏自敗者臨時舉行外亦別無按察官吏之術致使年老病患者或懦弱不才者或貪殘害物者此

等之人布在州縣並無黜陟因循積弊官濫者多使天下州縣不治者十有八九今兵戎未息賦役方煩百姓嗷嗷瘡痍未復救其疾苦擇吏為先臣今欲乞特立按察之法於内外朝官中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選强幹廉明者為諸路按察使請令進奏官各録一州官吏姓名為空行簿以受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勤幹明著實狀及老病不才顯有不治之迹皆以朱書於名之下其中材之人别無奇効亦不至曠敗者以墨書之

又有雖是常材能專長於事亦以朱書别之使還具奏則朝廷可以坐見官吏賢愚善惡不遺一人然後别議黜陟之法如此足以澄清天下半載之間可望致治只勞朝廷精選二十許人充使别無難行之事然朝廷重於特遣使未即行也參知政事賈昌朝前為御史中丞嘗言轉運使朝廷責以按察官吏能否而使名未正於是參取修議詔諸路轉運使副並兼按察使副令將轄下州府軍監縣鎮官吏姓名置簿親掌録其功過若績

效明著及顯有不治者逐旋以聞外其稍著廉勤及僅免敗闕者即每至年終攢寫附遞以聞並須盡公摭實如能稱職别加進用儻務因循亦嚴行黜降提點刑獄雖不帶此使名並當準此

兼按察使會要係在三月二十七日　　歐陽修

復上言轉運使自合按察本部官吏今若特置使名更加約束則於常行之制頗為得宜必欲救弊於時則未盡善且臣初乞差按察使者蓋欲朝廷精選强明之員竊聞朝廷以所選非人故不遣使今所委轉運使豈盡

得人乎其間昏老病患者有之貪贓失職者有之此等之人自當被劾豈可劾人其間縱有材能之吏又以幹運財賦有米鹽之繁供給軍須有星火之急既不暇遍走州縣專心察視則稽遲鹵莽不得無之故臣謂轉運使兼按察使不才者既不能舉職又不暇盡心徒見空文恐無實效在於事體不若專遣使人伏念兵興累年天下困敝飢荒疲瘵既無力以振救調斂科率又無由而減省徒有愛民之意絕無施惠之方若但能逐去冗

官不令貪暴選用良吏各使撫綏惟此一事及民最切
苟可為人之利何憚選使之勞況自近年累遣安撫豈
於今日頓以為難今必恐三丞至郎中内難得其人即
乞且依前後安撫於侍從臣寮臺官館職中選差十數
人小處路分兼察兩路其侍從臣寮仍各令自辟判官
分行採訪用臣前來起請事件施行其轉運兼按察使
若能精選其人亦乞著為今後常行之制臣伏思從來
臣寮非不言事朝廷非不施行患在但著空文不責實

敝故改更雖數號令雖煩上下因循了無所益今必欲日新求治革弊救時則須在力行方能濟務臣所言者生民之急務也天下之利也不但畧言一二分以塞言責而已伏望留意詳擇不報　虞部員外郎杜杞權發遣度支判官事太常博士燕度權發遣户部判官事仍理本資序毋得差出俟三年有勞令三司保明當議升陟之權發遣三司判官始此杞鎬之子度肅之子皆王堯臣所薦也權發遣三司判官蓋始此治平元年十二月又命張徽皮公弼等然非事始也會要

因英録但記徽公弼而畧杞度今特著之度附傳在神録熈寧三年八月亦言權發遣三司判官自度始

庚辰幸相國寺會靈觀祈雨

辛巳上謂輔臣曰自春夏不雨歲時失望蓋朕不德所致但日於禁中蔬食精禱引咎而已章德象曰陛下奉天愛民至誠如此臣等備位衡弼不能布宣善政以召和氣而過貽陛下之憂上曰朝廷細故朕與卿等未嘗不留意惟民間疾苦尤須省察有以利天下者在必行之卿等其務公心咨訪以荅天意　范仲淹言臣親聞

德音謂屢有災異當修德以及民并詔臣等謹省刑法此實見聖人憂畏之心合於天意臣今條奏數事皆陛下增修明德之要一齋戒發誠特降詔命明言災青屢見敢不罪己祇畏以告中外羣臣同心修省二遣使四方疏决刑獄非害人者悉從減降三詔天下州縣長吏訪問民間孤獨不能存活者特行賑卹四詔逐處籍出陣亡之家察其寡弱别加存養五邊陲之民被敵人驅虜者量支官物贖還本家六詔諸處欠負已該赦恩除

放者官司更不得催理違者官吏科違制之罪遇赦不原仍差近臣置司與奪陛下力行此數事下悅民心上荅天戒昔商中宗桑穀共生於朝懼而修德撫綏百姓三年而歸者十六國號為中興陛下今日因災修德則福及兆人道光千載天下幸甚仲淹言附辛巳後須更考詳

壬午詔内殿崇班以上非有邊功及捕劇賊而嘗歷知州軍同提點刑獄者不許換諸衛將軍將軍品第三每郊祀得任子孫而願換秩者皆老疾無狀之人故釐革

之

癸未御史臺請選御史六員而罷權推直官從之

乙酉出侍御史席平知潤州中丞王拱辰言其議論無取故出之平東平人也慶歷二年二月平以都官員外郎為侍御史本傳稱平奏對鄙俚入御史臺記亦有傳平嘗往齊州劾獄失入死罪張方平乞依法行遣恐此罷黜不獨因拱辰言也

丁亥置武學于武成王廟以太常丞阮逸為武學教授張唐英政要以為議出吳育且云育為參知政事按此時育但為翰林學士五年正月使副樞密四月改參政誤也育傳又不見武學議當考八月戊午罷武學

戊子雨輔臣稱賀上曰天久不雨將害民田朕每焚香上禱于天昨夕寢殿中忽聞微雷遽起冠帶露立殿下須臾雨至衣皆沾濕移刻雨霽再拜以謝方敢升階自此尚冀槁苗可救也章得象曰非陛下至誠曷以致天應若此上曰比欲下詔罪己撤樂減膳又恐近於崇飾虛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禱為佳爾

仁宗皇帝慶歷年京師夏旱諫官王公素乞親行禱雨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一日欲出禱公曰臣非太史知是日不雨帝問故公曰陛下幸其當雨以禱不誠也不誠不可動天臣故知不雨帝曰明日禱雨醴泉觀公曰醴泉之近猶外朝也豈憚暑不可遠出

耶帝每意動則耳赤耳已盡赤厲聲曰當禱西太一宮公曰乞傳旨帝曰車駕出郊不預告卿不知典故公曰國初以虞非常今久太平預告使百姓瞻望清光者衆爾無虞也諫官故不扈從明日特召王公以從日色甚熾埃霧漲天帝玉色不怡至瓊林苑回望西太一宮上有雲氣如香煙已起少時雷電雨甚至帝却道遥輦御平輦撤蓋還宮人明日召公對帝喜曰朕賴卿得雨幸甚又曰昨即殿庭雨立百拜焚生龍腦香十七斤至中夜舉體盡濕公曰陛下祀天當恭畏然陰氣足以致疾亦當戒帝曰念不雨欲自以身為犧牲何戒也此據邵博聞見後錄當考恐博所記西太一宮即相國寺會靈觀及七年三月禱西太一宮則素不在諫院矣又按會要祈禱門慶歷三年五月十四日幸大相國寺會靈觀祈雨先是諫官以天旱請遣官祈雨帝曰朕已於宮中蔬食密禱上天引咎責己庶獲豐澍之應宰臣章得象曰陛下奉天憂民至誠如此必有感召所稱諫官必王

素也當考詳增入　徙同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內殿承制陳秉為荆南駐泊都監時上封者又言秉本以技術進而任按察官不可故罷之

己丑幸相國寺會靈觀謝雨諫官余靖言伏覩春夏以來旱勢至廣陛下憂勤勞恤躬行禱祈雖獲澍應而夏田先已損矣臣以古者三年耕必有九年之蓄國無九年之蓄曰國非其國故雖堯水湯旱民無菜色者有備災之術也方今官多冗費民無私蓄一歲不登逃亡滿

道盖上下皆無儲積故也臣竊謂當今備災之術最急者寛租賦防盜賊而已誠知國家邊甲未解經費日廣不宜更減民賦自窘財用其如農收有限當量民力而取之雖或差減尚有數分之入今若全取一旦不堪其求必致流亡之患則永失常賦矣今天府之民九重不遠其訴旱者尚或半得申明半遭抑退況遠方之人其無告必矣陜關已西尤須撫之伏望朝廷特降詔命應遭旱州軍委清强官體量實旱損夏苗去處特與量減

夏稅分數不得容有僥倖此乃惠民之實效也若待有逃亡然後振救將無及矣臣又聞衣食不足雖堯舜在上不能使民不為賊盜若水旱之後盜賊滋長世之常也近聞解州鄧州羣賊入城刼畧人户此乃都監監押廵檢不得其人之所致也似此階漸不可滋蔓伏乞朝廷申明捕捉之科嚴行賞罰之典其不獲强盜人不得却將竊盜比折特行勒停衝替降資之法庶其戮力同心以折盜賊之勢上嘉納之上嘉納之據張唐英政要

庚寅詔自今兩制官詳定公事大事限一月小事半月其急速者勿拘　賜定川陣亡軍士家兩月錢糧

辛卯築欽天壇于禁中

癸巳翰林學士承旨丁度等言比奉詔詳定帥臣見所部儀制請自今閤門祇候及路分都監以上見四路招討使廳上公參供奉官以下者並庭參其走馬承受及非通轄者勿拘此從之　京東安撫司言本路捉賊虎翼卒王倫等殺忻州巡檢使御前忠佐朱進以叛遣東

頭供奉官李沔左班殿直曹元喆韓周往捕擊之

甲午復給荆王元儼所上公使錢元儼領荆揚二鎮歲

凡給緡錢二萬五千西邊用兵嘗納其半上以元儼叔

父之尊不欲裁損不踰年復全給之元儼用度無節每

預借數年俸料翊善王涣上書諫以方有邊患宜助朝

廷節用度元儼判其後曰愁殺人他日又諫元儼復判

曰仰翊善依舊翊善去年五月壬子先給公使之半

乙未以試方畧人仇公綽為試大理評事姜潛許平為

太廟齋郎楊著為郊社齋郎鞠章張弼為司士參軍皆
近臣特薦也　諫官歐陽修言臣伏見自西鄙用兵以
來陛下聖心憂念每有臣僚言及西事必皆傾心聽納
今韓琦范仲淹久在陝西備諳邊事是朝廷親信委任
之人況二臣才識不類常人其所見所言之事不同常
式言事者陛下最宜加意訪問自二人到闕以來只是
逐日與兩府隨例上殿呈奏尋常公事外有機宜大處
置事並未聞有所建明陛下亦未曾特賜名從容訪問

況今西事未和邊陲必有警急兼風聞契丹見在凉甸與大臣議事外邊人心憂恐伏望陛下因無事之時出御便殿特名琦等從容訪問使其盡陳西邊事宜合如何處置今琦等數年在外一旦歸闕必有所陳但陛下未賜名問此二人亦不敢自請獨見至如兩府大臣每有邊防急事或令非時名見聚議或各令互述所見只名一兩人商量此乃帝王常事祖宗之朝並亦許如此不必拘守常例也按韓范以四月七日被名五譲乃就職修此疏不得其時今附見五月末

修又言臣伏見朝廷方遣使與西賊議通和之約近日竊聞邊臣頻得北界文字來問西夏約和之事了與未了茍實如此事深可憂臣以謂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敵縱使無此文字終須貽患朝廷與契丹通好僅四十年無有纖介之隙而輙萌姦計妄有請求竊以外國貪惏遇強則伏見弱便欺見我無謀動皆屈就謂我為弱知我易欺故添以金繒未滿其志更邀名分抑使必從無事而來尚猶如此若使更因西事攬以為功

別有過求將何塞請此天下之人無愚與智共為朝廷寒心者也今若果有大字來督進和之事則臣謂敵人狂計其迹已萌不和則詰我違言既和則論功求報不出年歲恐須動作苟難曲就必致交兵至於選將練師既難卒辦禦戎制勝當在機先然臣竊怪在朝之臣尚偷安靜自河以北絕無處置因循弛慢誰復掛意豈可待敵使在廷寇兵壓境然後計無所出空務倉皇而已哉今國家必謂兩意雖乖尚牽盟誓邊防處置未敢張

皇以臣思之莫若精選材臣付與邊郡使其各圖禦備密務修完此最為得也況今北邊要害諸郡不過十有餘處於文武臣僚中選擇十餘人不為難得各以一州付之使其各得便宜如理家事完城壘訓兵戎習山川蓄糧食凡百自辦不須朝廷經度以兹預備尚可支吾至如鎮定一路最為要害張存昔在延州以不了事罷去今乃委以鎮府王克基凡庸輕巧非將臣之材而在定州其餘州郡多匪其人臣欲乞陛下特詔兩府大臣

取見在邊郡守臣可以禦敵捍城訓兵待敵者留之其餘中常之材不堪邊任者悉行換易若使秋風漸勁敵隙有端陛下試思邊鄙之臣誰堪力戰朝廷之將誰可出師當臣初受諫職之時見朝廷進退大臣陛下鋭意求治必謂羣臣自此震慴百事自此修舉西北二事最為大者自當處置不待人言及就職以來已數十日而政令之目漸循舊弊惟言事之臣拾遺補闕者勉强施行其一二至如講大利害正大紀綱外制四夷内紓百

姓凡廟堂帷幄之謀未有一事施行於外者臣忝司諫
諍豈敢不言伏望陛下不忘社稷之深恥無使邊鄙之
交侵駿發天威督勵臣下仍乞詢問兩府大臣西鄙議
和能保契丹別無辭說否茍有所說能以廟謀竒筭沮
止之否茍無謀以止之則練兵選將備邊待冦賊至而
後圖能不敗事否臣願陛下勿謂去歲六符之來可以
賄解今而有請則事難從矣勿謂累年西賊為患習以
為常若此事一動則天下揺矣臣所言者社稷之大計

也願陛下留意而行之今年三月二十六日修除諫官四月六日遣邵良佐使夏州此疏云就職已數十日當是五月末或六月初今附五月末更須考詳　又案修疏云使秋風漸勁或恐是六月末七月初然七月一日王克基已自定州改滄州杜維序知定州矣張存自元年四月知成德二年五月改都漕十二月復知成德今年七月又改都漕未赴仍知成德修疏稱王克基在定州則必非七月初或是六月間也

詔自今巡檢縣尉月俸並特給見錢勿折支會要五月事今附月末

韓琦范仲淹言臣竊見朝旨下陜西省罷同解乾耀等九州軍公使錢共一千八百貫竊以國家逐處置公使錢者蓋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還有行役

之勞故令郡國餽以酒食或加宴勞蓋養賢之禮不可廢也謹按周禮地官有遺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此則三王之世已有厨傳之禮何獨聖朝顧小利而忘大體且今贍民兵一名歲不下百貫今減省得公用錢一千八百貫只養得兵士一十八人以一十八人之資廢十

餘郡之禮是朝廷未思之甚也況今來逐州使命之外各有軍營每年春後放下邊兵歇泊動經半年軍中人員並無宴犒之具雖條貫有旬設之名逐州每月一次舉行軍員各給得錢一百文已來官務薄酒二升既無公用更不赴筵亦不張樂豈朝廷宴享將校之意州郡削弱道路咨嗟當全盛之朝豈宜如此或謂有公使錢處收買食物騷擾户民殊不知郡守得人自能約束如非其人更出已俸買物虧民愈甚是見其小而不思其

大也伏望聖慈速降指揮下陜西河北河東路轉運司
昨來經減廢公用錢處並令依舊庶協典禮稍息物論
況朝廷用武之際於此一事尤宜照管臣等久在邊任
深知此事近貳樞廷豈當緘默琦仲淹言附見巡尉俸勿折支後其從違當考
又言臣等竊以西陲用兵以來沿邊所費錢帛萬數
浩繁官司屈乏未能充用其鄜延等四路帥臣雖有管
本路糧草之名然轉運司終是本職故不敢專行計置
若不委之經度即邊計常是不足臣等欲乞特降指揮

下鄜延環慶涇原秦鳳路經畧使司應本路州軍所管錢帛並許選差廉幹使臣公人等任便回易其收到利錢明入省帳收附所有勾當人等如能大段回易得利息委本司具數保明聞奏特與相度酬奬所貴有助軍費少紓民力此奏與公使相似并附見其後從違當考或削此篇

韓琦范仲淹又言臣等竊以天下郡邑牧宰為重得其人則致化失其人則名亂推擇之際不可不慎國家承平以來不無輕授應知州通判縣令因舉薦擢任者少以資考序進

者多才與不才一塗並進故能政者十無二三謬政者十有七八國家詔令程式天下一體能政之處民必蒙福謬政之下民必受弊非國家法令之殊牧宰賢愚之異也今四方多事民日以困窮將思為盜復使不才之吏臨之賦役不均刑罰不當科率無度疲乏不䘏上下相怨亂所由生若不急於求人早革其弊誠國家之憂也然自來雖曾詔臣僚各舉所知或舉主非賢則多謬薦臣等欲乞聖慈特降詔書委中書樞密院臣僚各於

朝臣中薦堪充舉主者三人候奏對姓名即逐人各賜勑一道令於通判内舉成資已上一員充知州知縣内舉成資已上一員充通判簿尉中舉有出身三考以上無出身四考一員充職官知縣或於職官令録中舉五考以上之人充京官知縣仍於勑明言所薦之人若將來顯有善政其舉主當議旌賞若贓汙不理苛刻害民並與同罪所貴生民受賜寇盜自息從之降勑著琦仲淹等奏請琦仲淹復奏若著臣等奏請於理未便只乞

作朝廷憂勞之意特選臣僚舉官則事體甚重也此奏不知是何月日按會要慶歷三年五月二十五日詔臣僚舉職官州縣官充京朝官判司簿尉充縣令流外出身州縣官充領録班行其奏狀式樣頒令遵用施行因以此奏附此月末更須考詳按仲淹政府奏議擇臣僚舉知州通判第八舉職官令録充京官知縣第十五從第八奏見第十五奏具第十五奏未知從違今删取附見不知實録何故不書此也

六月己亥上謂輔臣曰自用兵以來策試授官人猥多而在事頗無善狀自今獻策及臣僚論薦宜先委有司詳其可否以聞其與試人宜加精覈之寶元二年五月初詔舉京朝官

殿直以上有方畧通知邊事者

壬寅禮賓副使秦鳳都監馮誥復爲太子中允通判秦州先是知秦州文彥博言本州西路蕃部李宫等八族寇永寧來遠寨都監齊再昇爲賊追襲墜崖而死其後數入寇鈔而誥能於來遠寨北八里野勺口築堡以扼其要衝賊計窮於是人獻器甲願納質内附及以再昇之喪來還誥初以太子中允換崇儀副使尋責授禮賓副使今不願預賞止願復文資故官詔從之

甲辰詔曰議者多言天下茶鹽礬鐵銅銀坑冶之有遺利朕懼開掊克之政常抑而弗宣然尚慮有過取而傷民者轉運司其諭所部官吏條上利害以聞初議欲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既而范仲淹以為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爾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省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必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商賈今為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

寢范仲淹不欲先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此據沈括筆談今附見令官吏條上利害後比雖有條上利害之詔訖無所更張或因仲淹言故寢也　初泰州海安如臯縣漕河久不通制置發運副使徐的奏請浚治之詔未下乃以便宜調兵夫功畢出滯鹽三百萬計得錢一百萬緡於是以的為制置發運使考的為副使年月實録無之

戊申録秦鳳都監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齊再昇子樂蟠尉雍為本縣令孫軫亢並為郊社齋郎

癸丑知諫院歐陽修言近日四方盜賊漸多皆由國家

素無禦備而官吏賞罰不行也臣謂敵國者皮膚之患尚可治盜賊者腹心之疾深可憂朝廷終未嘗處置遇有一大賊則倉黃旋發兵馬而不思經久禁止之法今沂州軍賊王倫所過楚泰等州連騎揚旗如履無人之境而巡檢縣尉逐赴賊召其衣甲器械皆約束而歸之假令王倫周遊江海之上南掠閩廣而斷大嶺西入巴陝而窺兩蜀殺官吏據城邑誰為捍禦者此可謂心腹之大憂為今計者必先峻法令法令峻則人知所畏自

趨而擊賊請自今賊所經州縣奪衣甲官吏並追官勒停巡檢縣尉除名且如知州本號郡將都監監押專領兵在城若賊入而不能捕知州亦勒停都監監押仍除名若賊發而朝廷別差人捕獲其本界巡檢縣尉仍坐全伙不獲之罪賊多於所領兵士弓手者差減之縣尉比多新進少年皆不能捉賊虛陷罰罪宜下流内銓別議選擇之格重賞罰以誘之自來所差巡檢下兵士不肯捉賊又多為州縣之患欲請先選能捉賊使臣令其

自募兵卒不拘廂禁軍欲指名抽射者亦聽凡都監監押巡檢因賊除名者仍勒從軍自効俟破賊日則許叙之詔送樞密院施行

戊午置順安軍安肅軍巡檢各一員

辛酉資政殿學士尚書右丞知亳州韓億為太子少傅致仕仍詔曾任兩府乞致仕者自今須再上章乃聽除之

壬戌以交州進奉使安南靜海節度副使杜惟慶為潁

州刺史副使三班奉職梁材為太子左監門率府率北段
或附見貢
馴象下

甲子右正言余靖言朝廷所以威制天下者執賞罰之柄也今天下至大而官吏弛事細民聚而為盜賊不能禁止者蓋賞罰不行也若非大設隄防以矯前弊則臣憂國家之患不在敵國而起於封域之内矣南京者天子之别都也賊入城斬關而出解州池州之賊不過十人公然入城虜掠人户鄧州之賊不滿二十人而數年

不能獲又清平軍賊入城作變主者泣告而軍使返閉門不肯出所聞如此而官吏皆未嘗重有責罰欲望賊盜衰息何由可得今京東賊大者五七十人小者三二十人桂陽監賊有二百人建昌軍賊四百餘人處處蜂起而巡檢縣尉未知處以何罪當職大臣尚規規守常不立法禁深可為國家憂且以常情言之若與賊鬬動有死亡之憂避不擊賊止於罰銅及罰俸誰惜數斤之銅數月之俸以冒死傷之患哉乞朝廷嚴為督責捕賊

賞罰及立被賊刼質亡失器甲除名追官之法從之

范仲淹言臣竊知陜西禁軍廂軍不下二十萬衆防秋在近必須養育訓練以期成功在乎豐以衣食使壯其力積以金帛示以厚賞牛酒以悦之律罰以威之如此則兵有鬬志將必增氣雖二十萬衆合為一心有守必堅有戰必强平寇之期可卜也若飢不足其食寒不足其衣出無壯力入無厚賞軍有退志將必喪氣雖二十萬衆或有貳心守則不堅戰則不强平寇之期未可卜

也於弓箭手民兵肯戰守之時事須賞勸所用金帛誠
須大備今陝西百姓已虛三軍未振或聞三說之法可
以備邊以臣所見令権貨務商客纔有一百來名縱許
於陜西河東路以三說入中即緣商客未多且可少助
糧草而已若金銀錢帛則歲時之内必難充足臣所以
請放行南鹽客旅入納糧草并金銀錢帛有逐處富實
之家不爲商旅者必須以利勸之臣請逐處勸誘入納
上件物色一件内及得萬數除給與向南末鹽交鈔外

更與恩澤一萬貫者與上佐官三萬者京官致仕如曾應舉到省與本科出身除家便官願班行安排或不就差遣者亦聽所貴防秋之期頗有邊備乞朝廷速為大計使百姓樂輸三軍樂戰則捍禦可固中外無憂山海之利何足以吝國家安危之計在聖心英斷天下幸甚

仲淹奏附見六月末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四十二

宋 李燾 撰

仁宗

慶歷三年秋七月丙寅朔徙知澶州龍神衛四廂都指揮衛州防禦使郭承祐為真定府定州馬步軍都部署丁卯詔殿前都指揮使李用和馬軍副都指揮使曹琮選諸軍班都虞候以下善弓馬曉文字堪將領者以名

聞　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方偕請文武官以罪謫監當者轉運提點刑獄司毋得差權知州軍通判知縣監押廵檢詔從其請

戊辰翰林學士禮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蘇紳為龍圖閣學士知河陽先是王素歐陽修等為諫官數言事紳忌之會京師憫雨紳請對言洪範五事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常暘蓋言國之號令不專於上威福之柄或移於臣下虛譁潰亂故其咎僭又曰庶位踰

節茲謂僭刑賞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暘令朝廷號令有不一者庶位有踰節而陵上者刑賞有妄加於下者下人有謀而僭上者此而不思雖禱于上下神祇殆非天意紳意盖以指諫官也會除太常博士馬端為監察御史紳所薦也修即上言端性憸巧往年常發其母陰事母坐杖脊端為人子不能以禮防閑陥其母於過惡又不能容隱使其母被刑理合終身不齒官聯豈可更為天子法官臣不知朝廷何故如此用人

縱使天下全無好人亦當虛此一位不可使端居之况剛明方正之士不少臣求其故蓋是從初不合令蘇紳舉人紳之姦邪天下共惡視端人正士如仇讎唯與小人氣類相合宜其所舉如此也端之醜惡人孰不知而紳敢欺罔朝廷者獨謂陛下不知爾此一事尚敢欺惑人主其餘讒毀忠良以是為非又安可信伏乞寢端成命黜紳外任不可更為人主侍從紳由是黜端尋復以太常博士通判延州換內藏庫副使知丹州端換官事在十月按

范仲淹奏議是年四月二十八日舉端堪充館閣職事或知劇郡煩重任使端時再任通判延州蘇紳既舉端御史六月命下至十月仍以太常博士通判延州換官則是端御史之命雖下尋以修論列竟不曾入臺也

已已徙宣徽南院使忠武節度使夏竦判亳州竦之及國門也上封章疏示馬竦既還鎮言者猶不已會韓億致仕竦請代之故有是命竦又自請納節還文資仍不帶職乃除吏部尚書知亳州改除吏部在此月二十一日丙戌後此十七日令并書之既至亳州因上書自辨幾萬餘言上書自辨幾萬餘言此據正傳竦有集百卷獨無此書當考詔付學士批荅孫抃為之辭略曰圖功效

莫若罄忠勤弭謗言莫若修實行竦得之甚恨語人曰恨於孫素無嫌而批荅見詆如此何哉此據孫抃行狀御史中丞王拱辰請遇朔望日退御後殿召執政之臣賜坐以講時政得失上曰執政之臣朕早暮所與圖事者至於從容開述雖至中昃朕何怠焉又何朔望之拘也

辛未詔自今中書樞密院臣僚除常程奏事外如别有所陳或朕非時特留對者不限時刻

范仲淹韓琦言臣等竊見陜西永興軍同耀華州陜府等處今夏災旱

得雨最晚民間秋稼甚無所望官中倉廪亦無積貯若不作擘畫即百姓大段流移殍亡者衆兼軍食闕絶臨時轉漕不及臣等欲乞朝廷速降指揮委本路都轉運使孫沔速相度上件州軍向去救濟飢民及辦給軍食有何次第如難為擘畫即便於黄河内般輦自京以來斛米往彼應副仍速行相度沿路如何計綱即不至艱阻事狀聞奏候到乞朝廷早賜施行

癸酉詔三班奉職以下換文資者歷官無贓罪雖三代

非文資而有親叔伯弟兄見任者亦聽

甲戌以太常丞直集賢院知涇州尹洙為右司諫知渭州兼管勾涇原路安撫都部署司事四方館使果州團練使知渭州張亢為引進使并代州副都部署時鄭戩統四路亢與戩議不合故也戩尋發亢在渭州過用公使錢監察御史梁堅亦劾奏亢出庫銀給牙吏往成都市易以利自入亢竟坐奪官奪官在四年正月

詔自今三司副使以上非領邊寄而遭父喪並聽解終制仍以月俸

續之武臣非在兵而願解官者亦聽初言者請臣僚遭喪並持服下太常禮院議而言禮記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大也請不以文武品秩高下並聽終喪上以武臣入流者雜難盡令解官特裁定之

乙亥太常禮院言祀昊天上帝當用蒼璧感生帝用四珪有邸近制乃同用四珪又祠高禖比不設弓韣皆不應祀典請考正之奏可本志乃余靖奏靖奏議亦有此

江淮制置發

運使言捕殺軍賊王倫於和州倫初起沂州欲寇青州不得入遂轉掠淮南所向莫敢當京東安撫使陳執中遣都廵檢傳永吉追之制置發運使徐的督諸道兵合擊倫知歷陽兵敗被殺歷陽縣壯丁張矩等得其首級的具以聞

丙子給事中叅知政事王舉正為禮部侍郎知許州初御史臺舉屯田員外郎李徽之為御史舉正與徽之友壻格不行徽之因訟舉正妻悍不能制何以謀國事而

諫官歐陽修余靖蔡襄咸言舉正懦默不任職樞密副使范仲淹有宰輔才不宜局在兵府願罷舉正以仲淹代之舉正亦自求罷上從其請徽之迪子也

丁丑以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范仲淹為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富弼為樞密副使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弼直攜誥命納於帝前口陳所以牢避之意且曰願陛下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上許焉乃復以誥命送中書弼因乞補

外累章不許

戊寅遣使陜西河東簡閱諸軍六宅使帶御器械鄧保信永興軍環慶鄜延路左藏庫副使王懐政涇原秦鳳路西京作坊使帶御器械李知和河東路先是韓琦范仲淹言臣等竊見用兵之處諸軍内若有指揮使員僚得力則不唯訓練齊整兼臨陣之時各能將領其下士卒方肯用命若人員不甚得力則向下兵士例各驕惰不受指縱多致退敗顯是軍氣强弱繫於將校今來邊

上諸軍人員甚有年老病患全不得力之人兼更有見闕人數不少若不早行選擇則恐將來依前誤事臣等欲乞朝廷於都知押班及近上内臣内選差諳歷邊事者三員内二員往陜西路一員往河東路計會逐處經略部署司勾集管下屯駐駐泊就糧諸軍人員同共揀選如内有年老脚手沉重并疾患尫弱不堪披帶及愚戇全無精神不能部轄者並開坐申奏内屯駐駐泊人員一面發遣赴闕别與安排所有就糧指揮人員即更

於逐人名下各令指射願管廂界去處聞奏仍勒在本營聽候朝旨候揀選畢即據指揮見闕人便於諸軍十將以上揀選曾有功勞者并武藝高強得力之人升一兩資給帖權管候將來轉員却依本資叙遷所貴將得人士卒增氣仲淹又言臣竊見去年以来自京差撥禁軍往陜西邊上屯戍内有諸處鄉軍雇到經販之人并向南諸處廂軍揀上添填逐指揮内有小弱怯懦之人道路指笑及到邊上不堪披帶閱教虛破禁軍諸般請

受支賜令来又差發兵士五千人往秦州添屯并續有諸軍發往邊上替換欲乞指揮下殿前馬步軍司應在京及畿内諸軍令来并向去合起發往邊上兵士並須逐指揮依次勾来本司子細揀選下小弱不堪披帶之人更不令發往邊上其揀下小弱人數内元係在京諸司庫務并外路廂軍如却願歸本處舊指揮者並令送還内有身材比舊等樣小兩三指却少壯得力者即不得揀下所有年老患病之人即等第與剩員安排其逐

指揮人員年老疾患不得力者亦便揀别與安排却於本指揮向下人員十將内揀選得功并武藝髙強人升一兩資權管勾當候轉員日依本資施行如本指揮人員十將内無可選揀即於以次指揮内選揀令權管補填勾當所貴在路便有幹了軍員部轄各得齊整不至依前作過他所兵士本營在外府軍者即委逐處長吏都監監押依此揀選起發仍乞指揮諸路部署司將去年秋後差到屯駐駐泊并今後差到兵士並依此揀選

施行訖逐旋開坐聞奏所定武藝高強須以弓弩別定斗力及射親格式知諫院歐陽修言朝廷以郭承祐為鎮定都部署臣聞此除夙夜思維國家用兵已五六年未有纖毫所得挫盡朝廷威勢困却天下生靈細思厥由其失安在患在朝廷守常例不肯越次擇材心知小人付以重任後雖敗事亦終不悔令每有除擬人或問於大臣則曰雖知非材捨此別無人甚者欲塞人言則必曰爾試別思有誰可用乎臣亦常聞此言每退而歎息夫所謂別無人者

豈是天下真無人乎蓋不力求之爾令不肯勞心選擇越次而用但守常循例輕用小人寧悮大計一悮不悔後又復然至如葛懷敏頃在西邊天下皆知其不可當時議者但曰捨懷敏别未有人難為換易及其戰敗身亡橫屍原野懷敏既不復生亦須别求人用臣謂令日任承祐亦猶當時用懷敏也况如承祐者凡庸奴隷之材不及懷敏遠甚頃在澶州只令築城幾至生變豈可當此一路臣謂朝廷非不知承祐非才議者不過曰例

當叙進别無人此乃因循之説爾方今强敵狂謀禍端已兆中外之士見國家輕忽邊患弛武北方人皆獻言願早為備忽見如此除改誰不驚憂前六符之來朝廷忍恥就議葢為河朔無可自恃難與速爭須知屈意茍和少寛禍患今幸得此自紓之計所宜多方汲汲精選將臣先為禦備猶恐不及豈是因循守例任小人之日耶其郭承祐欲乞早移與一不用兵處知州或召還别與一間慢職秩若欲録其勲舊優其戚里間官厚禄足

可養之不必須令居此要任伏願陛下深思大計不憚改為則天下幸甚實録云修奏入不報據八月癸亥余靖所言則承祐已罷鎮定部署九月甲戌又改知相州非不報也今削不報二字

辛巳詔諸路犯罪人自今不得配隸河北緣邊州軍

范仲淹韓琦言臣等竊見陜西昨来興置營田本欲助邊以寬民力除沿邊有空閒膏腴土地可以開墾外其近裏州縣官吏不能體朝廷之意將遠年瘠薄無人請佃逃田抑勒近隣人戶分種或令送納租課又自来人

戶租佃官莊地土每畝出課不過一二㪷今亦勒令分種每畝須收數㪷致貧戶輸納不前州縣追擾無時暫暇緣人戶自用兵以來科率勞敝至於已業尚多荒廢實無餘力更及營田其所出租課多是抱虛送納竊覩編勑指揮不得將逃戶田土抑勒親鄰佃蒔蓋恐害民況今歲災旱尤甚理當優卹不可非理煩擾使之重困臣等欲乞特降指揮應陝西近裏州軍營田一切廢罷如元係租佃即令依舊額出課如元係逺年瘠薄逃田

舊稅額重無人請佃者即與減定稅額召人請佃所貴疲民受賜歸感睿仁詔罷陜西內地州軍營田

甲申樞密副使任中師為河東宣撫使范仲淹為陜西宣撫使仲淹既辭參知政事願與韓琦迭出行邊上因付以西事而仲淹又言河東亦當為備中師嘗守并州上即命使河東兩人留京師第先移文兩路云

乙酉元昊復遣呂尼維定與舍僚禮旺約特和爾與邵良佐俱來所要請凡十一事其欲稱男而不為臣猶執前議

也　諫官歐陽修言元昊再遣使人至闕和之與否决在此行竊計廟謀合思成筭臣謂此最大事天下安危繫之今公卿士大夫愛國者人人各為陛下深思遠慮惟恐廟堂之失策遂落敵國之姦謀衆口紛紛各有論議一曰天下困矣不和則力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紓患一曰恐元昊詐和而不敢罷兵則與不和無異是空包屈就之羞全無紓患之實一曰請和之後不過欲退而休息訓兵選將以為後圖然以河朔料之纔和之後

因循廢弛為患轉深一曰縱使元昊稱臣西邊減費然猶有大可憂者北方必攬通和之事以為巳功過有邀求遂興兵革是暫息小患於關西復生大患於河北臣忝為耳目之官見國有大事旁采衆論雖有異同然大抵皆為就和則難不和則易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然臣又不知朝廷之意其議云何臣見漢唐故事祖宗舊制大事必須集議蓋以朝廷示廣大不欲自狹謀臣思公共不敢自擅故舉事多臧衆心皆服自兵興以來常

祕大事初欲不使人知及其處置乖違豈能掩蔽臣謂莫若採大公之議收衆善之謀待其所言無可採自用廟謀固亦未晚元昊事乞於使人未至之前先集百官廷議必有長策以禆萬一此疏實録繫之七月甲午甲午二十九日也按實録已於此月庚寅載修請以班行侍西使庚寅二十五日也考其文意集議疏當在前班行侍西使疏當在後今移此繫之乙酉日

余靖言臣竊見朝廷每遇契丹遣使到闕元昊差人來朝大臣商量惟欲祕密兩制兩省御史中丞已下雖名侍從供奉之官當時並不聞知及處置既了

縱或不便無由論列臣伏思國家建置侍從之官以救闕失蓋欲舉無過事謀無遺策且書不云乎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是事有大疑謀欲其廣也漢武帝征伐四方開置邉郡侍從之臣数屈丞相漢史稱之以為美談令柄臣密議外不得聞一慮或失救之不及勢之可憂者也伏乞宣諭大臣凡此北敵西戎之事繫之安危者侍從諫諍之官悉令聞之使陳利害不為漏洩傳云謀之欲多斷之欲獨此御國之要也惟陛下裁擇

余靖疏不得其日月附見歐陽乞集議西事後

巳丑度支副使戸部員外郎施昌言為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按察使初張存以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知成德軍擢右諫議大夫付漕事存辭之乃復歸故官知成德而遣昌言出使時言事者以為濵棣等六州河可涉宜有城守如邉以待契丹詔昌言與内侍押班楊懷敏往視懷敏以為當城昌言曰六州地千里又河數移徙城之甚難而無利令縱契丹渝盟當以計屈之不

如是而先自困非便也朝廷以昌言所奏為然城濱棣六州據昌言傳附見昌言十月庚戌改使河東傳乃脱之今依實録別見於彼

庚寅詔廣南運使諸配軍有累犯情涉凶惡者許便宜處斬以事聞　知保州東染院使封州刺史康德輿為真定府定州路兵馬鈐轄朝議將罷郭承祐都部署而難其代故暫以兵事付之德輿也實録承祐九月甲戌始罷鎮定知相州據歐陽修論李承亮疏則除康德輿為鈐轄時已罷又據八月癸亥余靖所上疏論承祐固欲得鎮州然則承祐罷都部署果不待九月矣不知實録何故不同今從修靖疏附此當考

先是歐陽修言

竊知元昊所遣来人將欲到闕風聞管勾使臣須索排比次第甚廣又聞纔至欲賜御筵管領臣知昊賊此来意極不遜臣料朝廷必欲要其臣服方許通和如此則須有以挫之方能抑其驕慢乃可商量今若便於禮數之間過加優厚則彼謂我為怯知我可欺議論之間何由屈折若果能得其心則待議定之後稍加禮數亦未為遲仍須杜漸防微常為挫抑之計豈可一事未成先虧國體其元昊一行来人伏乞凡事減勒無令曲加優

厚若因此得其挫抑而臣伏則吾計無失如其必不伏則免至虧事分也於是修又言聞朝廷欲以殿中丞任顓館待元昊所遣來一行人等臣竊知元昊此來全無好意不肯稱臣索物太多其志不小乃是欲以強相迫脅爾朝廷既不能從則待其來人凡事不可過分至於禮數厚薄賜與多少雖云小事不足較量然事體之間所繫者大兵交之使來入大國必須窺伺將相勇怯覘察國家強弱若見朝廷威怒未息事意莫測必內憂

斬戮次恐拘留使其偶得生歸自為大幸則我弱形未
露壯論可持令若便損國威過加厚禮先為自弱長彼
驕心使其知我可欺則議論愈益難合必欲成就其事
尤須鎮重為先況其議未必成可惜空損事體前次元
昊来人至少朝廷只以一班行待之令来漸盛遂差朝
士若其後来者更盛則必須差近侍矣是彼轉自强我
轉自弱況聞邵良佐昨来往彼僅免屈辱而還則彼雖
僻陋不謂無謀令其来人必須極騁强辭以圖相勝若

能先薄其禮以折之亦挫賊之一端也其元昊來人欲乞更不差官管待送置驛中不須急問至於監視餼犒傳道語言一了事班行足矣臣料國家今若不能曲從其意即使首寵來人厚加禮遇元昊不免出兵攻寇逞彼忿心等是不和何必自虧事體不若急修邊備以圖勝筭修雖有此議然朝廷竟不從也　余靖言風聞西驛勾當使臣與如定等下行鋪収買物色太多此非國家之意臣竊以朝廷含育西戎恩過天地元昊累世虪

覆性同禽獸盖縁從前豢養過厚以致今日跋扈難制非恩意不足也昨者賀從勗来朝廷賚賜逾禮在賊常分固宜感恩今者知定之来乃形割地之辭不肯易朝服又知賊意輕侮中國甚於前時朝廷待之尤當減於從勗始合事體今若恣令買物過於契丹之使儻此回謀議未合使人復来不知復以何禮待之惟朝廷每事裁損庶存大體則國家之幸也

辛卯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李昭遘為直史館知陜州

歐陽修言陜為關中要地昭遘無治劇之才不宜遣乃以提點陜西刑獄祠部郎中王居白為直史館知陜州居白珪九世孫也沔知陜州刑部郎中直史館張沔為河北轉運按察使初葛懷敏敗關中震驚兵少不足自守朝議不暇遠徙詔中使即崤澠之間遮四路歸師悉還補其闕士卒久出塞自以得生歸復驅之就死地人以言相激拔刀彍弩且欲絶河橋為變中使無如之何馳入陜以詔書屬沔而去吏人大駭將奔逃沔騎出郊

矯詔諭之云賊已出境有詔令諸軍趨還營毋得差池衆見沔之易也皆帖然就道莫敢喧譁范仲淹經略陝西梁適奉使延州皆奏沔權宜合變消亂止禍當厚其賞不報此據御史臺記及劉敞誌沔墓誌也著作佐郎邵良佐為著作郎仍賜五品服以使夏州之勞也

癸巳韓琦范仲淹並言陝西河東緣邊州軍及城寨主兵武臣例皆五年磨勘既與內地勞逸不均故多不願就邊任以此將佐而下常患乏人況戰守之地責其死

節苟循常規將何以勸望令陜西河東縁邉州軍及城寨主兵武臣在任滿三年者並特轉一資如經改官而舉留再任者滿日更與轉一資並不隅磨勘從之　元昊既未肯臣如定等來又多所要請兩府猷兵欲姑從之獨韓琦以為不可屢奏對於上前晏殊曰衆議已同惟韓琦獨異上顧問琦琦歴陳其不便上曰更審議之及至中書琦持不可益堅殊變色而起琦退復上章曰令西界遣人議和其患有三昨朝廷曾達意契丹欲令

元昊納欵其荅書云梁適口陳夏臺之事已差右金吾衛上將軍耶律祥彰武軍節度使王惟吉齎詔諭元昊令息兵况其先臣德昭北朝曽封夏國主仍許自置官屬至元昊亦容襲爵自来遣人進奉每辭見燕會並陞坐於矮殿今兩朝同一家若元昊請罪其封册禮待亦宜一如北朝臣觀邵良佐賊中語録乃云賊言朝廷議和必往問契丹昨昊賊先遣人至保安軍言為朝廷差梁諫議適往北朝令本國議和北朝亦差耶律祥等至

本國故遣賀從勗等持書而来是昊賊因契丹違意而来及與良佐語反不承納又所求稱號即與契丹書中事體相違此是固有可疑若朝廷且務休兵許其不臣契丹聞之必然别索名分既不可屈則恐因此為名再隳誓約此一患也若只許册為國主略增良佐所許歲遺之數朝廷更不差人只令来人齎詔而回恐賊未副所望則謂朝廷已與之絶必怒而興兵契丹亦謂阻其来意緣此生事此二患也若再使人齎詔諭以封册之

禮不可異於北朝更優增良佐所許之數賦既從命則契丹以為已功遣使來賀或自尊大或頻有邀求久則難從此三患也朝廷始欲假契丹以制元昊事未可知而三患已形不得已則莫若擇其輕者行之其欲呼為烏珠及自稱年號又遣使到彼叅於殿上與陪臣為列此豈終為便望且令中書樞密院再三論難使朝廷得大體契丹無爭端以此議和庶為得策　諫官蔡襄言元昊始以烏珠之號為請及邵良佐還乃欲更號吾祖

足見羌賊悖慢之意也吾祖猶言我翁也今縱使元昊稱臣而上書於朝廷自稱曰吾祖朝廷賜之詔書亦曰吾祖是何等語耶　余靖言元昊所遣如定等已於紫宸殿朝見竊聞元昊所上書中有吾祖之稱今遽令來人朝見臣初慮朝廷之意厭苦用兵恐其乗秋侵擾邊鄙所以僶俛曲從但云夷狄不足與爭得其稱臣則不惜呼為吾祖臣朝夕思之此乃西賊侮玩朝廷之甚古者有稱單于可汗之類皆夷夏共知若從其俗固無嫌

令賊昊無端撰此名目且彼稱陛下為父却令陛下呼為我祖此非侮玩而何賊又言九州十三縣是其故土況靈鹽綏宥皆朝廷舊地若辨封域猶當歸之國家許蠻夷者不一而足惟陛下留神磨以歲月則天下幸甚

歐陽修言伏見如定等來西賊欲稱吾祖嚮聞朝議已不許之令日風聞議却未定不知慮的深切驚憂且吾祖兩字是何等語便當拒絕理在不疑安有未定之說哉夫吾者我也祖者俗所謂翁也令匹夫臣庶尚不

肯妄呼人為父若欲許其稱此號則今後詔書須呼吾祖是欲使朝廷呼蕃賊為我翁矣不知何人敢開口且蕃賊撰此號時不過欲侮玩中國而已今若得其稱臣此二字尤須論辨令自元昊以下名稱官號皆用夷狄若蕃語烏珠華言吾祖則令賊中每事自用夷禮安得惟於此號獨用華言而不稱烏珠且彼於我稱臣而使我呼為祖於禮非便故當以此折之可也朝廷自有西事已來處置乖方取笑於人者多矣未有如此事之可

筴也竊慮小人妄有議論伏乞拒而不聽修又言竊聞朝議不許賊稱吾祖必欲令其稱臣然後許和此乃國家大計廟堂得策盖由陛下至聖至明不苟目前之事能慮向去之憂斷自宸衷決定大議然數日前風聞頗有無識之人妄陳愚見不思遠患欲急就和臣雖知必不能上惑聖聰然亦慮萬一少生疑沮則必壞已成之計臣職在言責理合辨明伏自賊請和以来衆議頗有同異多謂朝廷若許賊不稱臣則慮契丹别索中國名

分此誠大患然臣猶謂縱使賊肯稱臣則契丹尚有邀功責報之患是臣與不臣皆有後害如不得已則臣而通好猶勝不臣然於後患不免也此有識之士憂國之人所以不願急和者也今若不許通和不過懼賊來冦爾且數年西兵遭賊而敗非是賊皆善戰蓋由我自謬謀今如遣范仲淹處置邊防稍不失所則賊之勝負尚未可知以彼驕兵當吾整旅使我因而獲勝則善不可加但得兩不相傷亦足挫賊銳氣縱仲淹不幸小敗亦

所失不至如前後之謬戰此善筭之士見遠之人所以知不和害小而不懼未和也臣謂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者其人有五一曰不忠於陛下者欲急和二曰無識之人欲急和三曰姦邪之人欲急和四曰疲兵懦將欲急和五曰陜西之民欲急和自用兵以來居廟堂者勞於斡運在邉鄙者勞於戎事若有避此勤勞茍欲陛下屈節就和而自偷目下安逸他時後患任陛下獨當此臣所謂不忠之臣欲急和者也和而偷安利在目下

和後大患伏而未發此臣所謂無識之人欲急和者也自兵興以來陛下憂勤庶政令小人但欲苟和之後寛陛下以太平無事而望聖心怠事因欲進其邪佞惑亂聰明大抵古今人主憂勤小人所不願也此臣所謂姦邪之人欲急和也屢敗之軍不知得人則勝但謂賊來常敗此臣所謂懦將疲兵欲急和此四者皆不足聽也惟西民困乏之意必望和請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然後深戒有司寛其力役可也其

餘一切小人無識之論伏願聖慈絶而不聽使大議不沮而善筭有成則社稷之福也

甲午樞密副使韓琦上疏曰臣聞漢文帝襲高惠承平之後躬行節儉國治民富刑措不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尚以為可慟哭太息豈其過哉蓋憂深思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千萬世而無窮者今陛下紹三聖之休烈仁德逺被天下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餘載矣而臣竊覩時事可謂晝夜泣血非直慟哭太息者何哉蓋

以西北二敵禍舋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將危宗社之未安也臣令不暇廣有援引請粗陳其大槩竊以契丹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故其氣愈驕自以為昔時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僻遠自處與中國好尚之異也近者復幸朝廷西方用兵違約遣使求關南之地以啓爭端朝廷愛念

生民為之隱忍歲益金幣之數且固前盟而尚邀獻納之名以自尊大其輕視中國情可見矣又元昊父祖以來畜養姦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内完兵力至元昊則好亂逞志併甘凉諸蕃以拓境土自度種落强盛故借號背恩北連契丹欲成咼峙之勢非如繼遷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爾元昊累歲盜邉官軍屢屻今乗定川全勝之氣而遣人約和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或謂昨假契丹傳導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

契丹既能使元昊罷兵豈不能使元昊舉兵乎比來辭禮驕抗殊未屈下契丹之言既已無驗亦恐有合從之策以困中原朝廷若軫西民之勞暫求休養元元且以金帛啗之待以不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遣使移書過邀尊大之稱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隳其誓約然後以舉國之衆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深冦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或西鄙稱藩專事契丹陛下親御六師臨澶淵以待之即未

知今之將卒事力與環衛統帥比真宗北征時何如欲駐蹕北京以張軍勢臣恐契丹由德博渡河直趨京師則朝廷根本之地宗廟宮寢府庫倉廩百官六軍室家所在而一無城守之略陛下可擁北京之衆却行而救之乎臣所以謂可晝夜泣血者誠憂及于此兾陛下一寤而急為拯救也朝廷若謂今之盟約尚可固結則前三十年之信誓朝廷何負二國而一旦違之哉彼無厭之心見利而動又可推誠以待之乎夫得于先見預為

之防則功逸而事集若變生倉卒駭而圖之雖使良平復生為陛下計亦不能及矣臣是以夙夕思之朝廷若不大新紀律則必不能革時弊而弭大患臣輙盡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條略以獻其大略一曰清政本樞密院本兵之地令所主多苛碎眇末之務中書公事雖不預聞恐亦類此謂宜詔中書樞密院事有例者著為法可擬進者無而奏其餘微瑣可悉歸有司使得從容謀議賜對之際專論大事二曰念邊事令政府循故事繞

午即出欲稍留則恐疑衆退朝食罷忽遽簽書而去何暇議及疆事哉謂宜須未正方出延此一時以專邊論三曰擢材賢自承平以来用人以叙遷之法故遺才甚多近中書樞密院求一武臣代郭承祐聚議累日不能得謂宜倣祖宗舊制於武臣中不次超擢以試其能四曰備河北自契丹通好三十餘年武備悉廢近慢書之至騷然莫知所為宜選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略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則我待之有素也五曰固河東前歲

昊賊陷豐州掠河外屬戸殆盡麟府勢孤絶宜責本道帥度險要建城堡省轉餉為持久之計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内藏庫葢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而充巳欲也自用兵以来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可寛而衆心安矣七曰營洛邑今帝都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議興葺則為張皇勞民不若隱葺洛都以為遊幸之所歲運太倉羨餘之粟以實其廪庾則皇居壯矣繼又陳八事大畧謂當今救獘之術不過選將帥明按

察豐財利抑僥倖進有能之吏退不才之官去冗食之人謹入官之路然數事之舉謗必隨之願委信輔臣聽其措置雖有怨謗斷在不疑則紀綱漸振而太平可期二敵豈足為國之患哉上嘉納之琦此疏正史實錄俱不載據家傳以為琦既入樞府即上此疏條列七事繼上八事李清臣行狀亦不載此疏却云琦以九事對天章閣之後繼又獻七事當是此疏所條列者然開天章閣乃九月初三日琦自樞府出使陝西實八月十八日恐開閣時琦已不在京師行狀未可信也若初入樞府此疏即上則又恐太早疏云中書樞密院聚議求一武臣代郭承祐不能得而七月二十五日康德輿初授鎮定鈐轄按歐陽修論李昭亮劉子則德輿實承祐之代也今隱度附七事疏

於七月末所稱八事與行狀九事不殊今依家傳并附此范奏議河北七事與韓同在四年六月辛卯朔更詳之

八月乙未朔封皇第四女為寶和公主後五日薨追封越國公主生始三歲其母張修媛也

丙申右正言知制誥田況為陜西宣撫副使范仲淹請選近臣同使陜西每事議而後行庶無差失詔以命況

天聖編敕既施行自景祐二年至今所增又四千七百餘條丁酉復命官刪定翰林學士吴育侍御史知雜事

魚周詢權判大理寺杜曽知諫院王素歐陽修並為詳定官宰臣晏殊叅知政事賈昌朝提舉既而修言曽嘗盜父妾生子遂出知曹州皇恐暴卒據實錄曽以十月丙辰出知鄧州不載歐陽修有言今從本傳

戊戌詔諫官日赴内朝先是知制誥田況言有唐兩省自諫議大夫至拾遺補闕共二十人每宰相奏事諫官随而入有所闕失即時規正具實皆中書門下之屬官也今諫議大夫無復職業自司諫正言知諫院皆遺補

之任而朝廷責其言如大夫之職矣而地勢不親位序不正在朝廷間與衆人同進退非所以表顯而異其分也令莞庫冗散之吏尚赴内朝豈諫諍之臣不得日奉朝請臣前在諫院每聞一事皆諸處采問比及論列或至後時令若令諫官得奉内朝則可以日聞朝廷之事矣燕王素歐陽修蔡襄皆以他官知諫院居兩省之職而不得預其列於禮未便欲乞令後並令綴兩省班次所貴名體相稱副陛下選求之意詔送兩制詳定學士

承旨丁度等叅詳規諫之官號清望之選宴閒紬繹最為切近欲乞今後比直龍圖閣及修起居注例令日赴内朝從之況嘗面奏事論及政體帝頗以好名為非意在遵守故常況退而著論上之其略曰名者由實而生非徒好而自至也堯舜三代之君非好名者而鴻烈休德倬若日月不能纎晦者有實美而然也設或謙弱自守不為恢閎睿明之事則名從而晦矣雖欲好之豈可得耶方今政令寛弛百職不修二敵熾結凌慢中國朝

廷恫矜下民横罹殺掠竭瀝骨血以資繕備而未免侵軼之憂故屈就講和為翕張予奪之術自非君臣朝夕恥憤大有為以遏後虞則愈可憂矣陛下若恐好名而不為則非臣之所敢知也陛下儻奮乾剛明聽斷則有英睿之名行威令懾姦宄則有神武之名斥奢汰革風俗則有崇儉之名澄冗濫輕會歛則有廣愛之名悅亮直惡諛媚則有納諫之名務咨詢達壅蔽則有勤政之名責功實抑僥倖則有求治之名今皆非之而不為則

天下何所望乎抑又聖賢之道曰名教忠誼之訓曰名節此羣臣諸儒所以尊輔朝廷紀綱人倫之大本也陛下從而非之則教化微節義廢懐詬無恥之徒爭進而勸沮之方不行矣豈聖王率下之意耶

己亥出内藏庫紬絹三百萬下三司以助經費用韓琦之言也　詔諸路走馬承受公事非本職不得輒言他事

辛丑詔陜西河東經略轉運司應本路有策試方略并

南省特奏名授官未該叅選長史司馬文學助教不理選限人未至疲老願入緣邉官者並以名聞從范仲淹韓琦奏請也

丁未以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范仲淹為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兼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富弼復為樞密副使弼猶欲固辭會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弼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臣章得象諭弼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敵故也弼不得已乃受晏殊以弼為女壻引

嫌求罷相上不許又求解樞密使亦不許　修媛張氏寵愛日盛冠于後庭忽感疾進白帝曰所以召災者資薄而寵厚也願貶秩為美人庶幾可以消咎譴帝許之戊申以修媛為美人

己酉起居舍人知制誥孫抃為契丹國母生辰使洛苑副使馮行已副之鹽鐵副使工部郎中張昷之為契丹生辰使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丁億副之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魚周詢為契丹國母正旦使閤門通

事舍人李惟賢副之工部郎中李鉞為契丹正旦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趙牧副之仍詔惟賢權更名寶臣億為意以避契丹諱　諫官歐陽修言伏見差孫抃等使契丹臣謂朝廷新遭契丹侮慢凌辱之後必能發憤每事掛心凡在機宜合審措置及見抃等被選乃知忽慮患依舊因循令西賊議和事連契丹中間屢牒邉郡來問西事了與未了今專使到彼必先問及應對之間動關利害一言苟失為患非輕豈可令抃先往抃本

蜀人語音訛謬又其為性静黙自安軍國之謀未甞與議凡關機事多不諳詳臣聞古者遣使最號難才不授以辭許其專對蓋取其臨事而敏應變無窮今抃既不可預教以言則將何以應變苟一踈脱取笑四方其孫抃欲乞不令出使或恐中書不能逆抃人情尚守前議即乞别令一人言語分明稍知朝廷事者先往貴不悮事且契丹君臣頗為强黠中國常落其計不是不知今欲雪前耻雖知未能其如後患豈可不慮伏望聖慈早

令兩府别議不報

辛亥賞捕殺王倫之功以和州通判都官員外郎李熙古為職方員外郎知鳳州京東同提舉都廵檢左班殿直閤門祗候傅永吉為禮賔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沂州廵檢三班借職宋璘為右侍禁閤門祗候指使散直長行鄭安為三班奉職差使殿侍李九臯為三班借職和州編管人前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趙昺為供奉官和州歷陽縣壯丁張矩為三班奉職陳明尚亨並為三

班借職軍校許千等遷擢凡七人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兵部員外郎徐的亦以功加工部郎中直昭文館的遷工中直館乃十一月己丑令并書的傳云以殺倫故加工郎中以發滯甄敘又加直館寳錄俱不載但於己丑日并書令從之　諫官歐陽修言臣近因軍賊王倫等事累有奏論為見天下空虛全無武備指陳後漢隋唐亡國之鑒皆兵革先興而盜賊繼起不能撲滅遂至橫流又見國家綱紀隳頽政令寬弛賞罰不立善惡不分體弱勢危可憂可懼欲乞朝廷講求禦盜之術峻行責下

之法無聞搢紳之内憂國者多有封章皆論賊事臣但謂朝廷見已形之患聞衆多之言必動於心略知恐懼及聞樞密院戒勒進奏官不使外人知事方認兩府厭苦獻言之人又見自和州奏破王倫之後更不講求禦賊之策又認上下已有偷安之意殊不知前賊雖滅後賊更多今建昌一火四百餘人桂陽監一火七百餘人其餘池州解州鄧州南京等處各有强賊不少皆建旗鳴鼓白日入城官吏逢迎飲食宴樂其敢如此者蓋為

朝廷無賞罰都不足畏盜賊出没不能禁止臣恐上下因循日過一日國家政令轉弱盜賊威勢轉强使畏賊者多向國者少天下之勢從此去矣臣竊聞京西提點刑獄張師錫為部内使臣與賊同坐喫酒及巡檢縣尉不肯用心曽有奏論其言甚切臣舊識師錫其人恬静長者遲緩優柔不肯生事今尚有奏論則天下無賢愚皆為國家憂之獨不憂者朝廷爾嗟夫古之知士能慮未形之機今之謀臣不識已形之禍以患為樂以危為

安見盜賊雖多而時有敗者遂生翫寇之心見言事者衆而聽之已熟遂有忽人之心臣近曽求對便殿伏蒙陛下語及賊事憂形于色及退見宰輔閒暇從容天下之事深可憂矣今建昌桂陽賊數不少想其為害尤甚王倫在遠更合留意今自京發兵則道遠不及外處就撥則處處無兵欲乞嚴敕大臣鑒此已成難救之患速講禦盜之法頒行天下使四方漸為備禦仍早擘畫剪撲諸處見在賊數自有賊以來羣臣上言者皆為自來

寛法所以不肯用心捉賊皆乞峻行法令近見池州官吏各罰銅五斤乃知言者皆不蒙聽納臣謂大臣為國計者寧厭忠言之多不厭盜賊之多乃如此行事爾前後上言賊事文字不少仍乞類聚擇其長者講定法制令大臣不肯峻法以繩官吏蓋由陛下不以威刑責大臣此乃社稷安危所繫陛下之事也伏望留意而行之

知諫院蔡襄言巳差范仲淹宣撫陝西近又除叅知政事未有巡邊之日竊以西賊遣使入朝其言驕慢必

無可從之理原其狡心本無欲和之意朝廷既罷遣之其勢必須舉兵況使人在此未知和與不和而縁邊繼奏西賊點集兵馬時候漸寒邊事益起安危之機在此一舉仲淹久留邊郡威名在敵若早令將陛下之威經制事宜則關中百姓有休息之期如或堅守城寨使賊遠來無所虜掠亦足以挫賊之鋭氣邊將雖多莫如朝廷輟柄臣以臨之柄臣之中莫如仲淹自行望於西人未行之間早遣巡邊無使後時以失大計

壬子皇第五女薨進封鄆國公主生甫二歲母曰御侍馮氏

癸丑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韓琦為陜西宣撫使先是范仲淹及任中師分路宣撫踰月皆未行琦言于上曰賊請和無他則二人遥領宣撫事可矣彼若未副所望必乗忿盜邊當速遣仲淹河東則臣方壯可備奔走中師宿舊大臣毋勞往也乃詔琦代仲淹宣撫陜西而中師卒不行　歐陽修言風聞如定等不久放還竊緣此

来議論必未諧和須慮驕賊猖狂忿兵致寇凡關邊備正要枝梧伏覩朝旨已差范仲淹田况等為宣撫使副令日風聞韓琦以仲淹已作參政欲自請行不知是否以臣愚見不若且遣仲淹速去琦與仲淹皆是國家委任之臣材識俱堪信用然仲淹於陜西軍民恩信尤為衆所推服若仲淹外捍寇兵而琦居中應副必能共濟大事庶免後難若陛下以新命仲淹責其展効則且令了此一事俟邉防稍定不三兩月可以還朝既先弭於

外虞可漸修於闕政令邉事是目下之急不可遲緩以失事機伏望斷自宸衷趣仲淹速去以備不虞　大理寺丞張子奭為秘書丞與右侍禁王正倫使夏州子奭宗禮子齊賢孫　歐陽修言臣竊聞昊賊來人議論數日全無遜順之意朝廷又欲遣子奭復往賊中仍聞且只令在延州伺候賊意待其來迎方敢前進不知果有此議否若實有之大為不便臣謂方今兩議未決正是各争名分之時尤不可自虧事體元昊既見朝廷議論不合必料

邊防須為准備其偽以好辭來迎子𤰞使我望和而少弛然後出不意以攻子𤰞或被拘留或遭虐害以為中國萬世之辱則悔何及焉雖不如此使子𤰞端坐延州不來省問欲歸則又慮來迎久待則寂然無報進退不得何恥如之蓋元昊已與中國三次商量必知難合子𤰞之往又別無議論未盡之事彼必不急求相見則於臣二說慮有一焉臣不知朝廷以昊賊為可臣乎若其可臣則自當以重兵壓境仍選忠厚知謀之士直入賊

中說令臣服如其不可則何必遣人或但欲遷延歲月不拒絶之則止當因如定之田賜以甘言許其厚賂諭以若能遜順則使通意邉臣俟得其實然後定議乃是未絶其來之意也不可令使臣待賊命而進退萬一遭其拒絶或被拘執則於事無益空損國恩為今計者不若速遣范仲淹嚴備邉境徐放如定等還當自為謀以求勝筭

乙卯監察御史蔡禀言周制四時饗親之禮有九今寺

觀則車駕一歲再臨未嘗薦獻非奉先教民之意上謂輔臣曰朕三歲一祠郊廟而賚及天下令若歲親行之則人皆有覬賞之心朕朝夕奉三聖御容于禁中未嘗敢怠也稟齊弟也　詔閤門祗候曾任知州軍提點刑獄公事者依七品例贖銅

丙辰以度支判官司封員外郎鄭驤權陝西轉運按察使兼三門發運使司封員外郎判鹽鐵勾院夏安期為京西轉運按察使兼白波發運使舊制三門白波發運

使治河清縣議者以置使煩而比歲漕益耗故令陝西京西兼領之驪河南人安期琡子也本志云舊有三門白波黄渭河水路發運使一人判官一人慶歷三年罷發運使其發運使事分隸陝西京西兩路轉運使猶存三門發運判官一員以白波發運判官兼知西京河清縣事而添置河陰發運判官兼知孟州河陰縣事

丁巳給空名宣頭百道下陝西宣撫使韓琦以備賞功

戊午罷武學改武學教授太常丞阮逸兼國子監丞其有願習兵書者許於本監聽讀既立武學議者以為古名將如諸葛亮羊祜杜預裴度等豈嘗專學孫吳立學

無謂故亟罷之此據張唐英政要劉敞集有議論當檢附熙寧五年六月復置

辛酉詔陝西比有賊張海郭豹山羣行剽劫州縣不能制其令左班殿直曹元喆張宏三班借職黎遂領禁兵往捕之按明年三月庚辰知潁州柳植坐軍賊發所部降官知黃州植時領京西安撫使故也此云陝西恐誤或張海等自陝西轉入京西爾韓琦家傳云附此年未可參考　又何郯乞不除柳植蔡州奏議云植前知鄧州張海在界內始圖結集未甚猖熾通判職官建議請行擒捕植略不聽養成賊勢焚蕩却京西數處州縣然則張海實起京西也

太常禮院言四時薦饗太廟奉慈廟

皇后廟酌獻升降樂章廟皆別辭唯送神則通用之其

奉慈及后廟送神樂章請下學士更撰從之　知永興軍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吴遵路被疾猶決事不輟手自作奏請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優詔不許及卒上甚悼之遣官護喪還京師遵路事母孝立朝敢言既殁室無長物范仲淹分俸賙其家

壬戌翰林侍讀學士左司郎中楊偕知越州時元昊乞和而不稱臣偕以謂連年出師國力日憊宜權許之徐圖誅滅之計諫官王素歐陽修蔡襄累章劾奏偕職為

從官不思為國討賊而助元昊不臣之請罪當誅陛下未忍加戮請出之不宜留處京師帝以其章示偕偕不自安故求外補未至越州改杭州

癸亥贈御前忠佐馬軍副都頭朱進為蘄州防禦使進死事故也　諫官余靖言朝廷啗契丹以金繒與之再盟所以惠寛生靈也今日報山外事乃西戎借勢欲就過求之謀契丹恃衆必生非意之變方此之時處置論議動干利害一失不中為患非輕且今之鄉兵最近古

制而楊偕奏請罷去此議者之不臧也河北之將惟劉貽孫王果數人而已近聞貽孫乃為李昭述所奏欲加之罪此按察之非當也又聞王果為鄭戩辟移永興都監果諳河北人情今乃徙之關中關中急河北豈不急耶而徙為此紛紛也又劉涣知滄州刺一逃軍轉運使以為淫暴而降之郭承祐罷鎮定部署而固欲得鎮州其偃蹇如此而朝廷略不加罪欲望威行而事舉其可得乎願陛下不以邊事為略而審裁之